

刘开军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晚清史学批评研究



刘开军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晚清史学批评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史学批评研究 / 刘开军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5325-8404-8

I. ①晚… II. ①刘… III. ①史学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①K09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7191 号

晚清史学批评研究

刘开军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19.5 插页 3 字数 253,000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8404-8

K · 2312 定价: 7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本书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晚清史学批评的演进路径与成就(1840-1911)”
(项目编号: 12YJC770038)的成果

序

大体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化同步,中国史学发展至于清代后期,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梳理其演变之迹,可以上溯到清代初期甚至更远。远且不论,清代史学最易引起联想的,莫过于“乾嘉史学”。然而在以经学盛行的时代,乾嘉史学并不是乾嘉学术最主要的内容。乾嘉之学是重考据而轻义理的朴学,或称汉学,以经古文学为宗,风靡至于极盛。物极而反,清代中期,已有另类学者如经今文学家以新的治学风貌名世。史学亦然,被认为是旧派的李慈铭(1829—1894)穷研廿二史,他批评魏源编《经世文编》“当汉学极盛之后,实欲救汉学之偏,以折衷于宋学,故其去取不免左袒于宋”,斥其辑入程晋芳、姚鼐、阎循观等一批喜宋学之士为“猖狂不学率天下而为空疏无实之言者”(《越缦堂读书记·皇朝经世文编》)。而他的朋友谭献(1832—1901)治经宗今文,对时人并不看重的章学诚《文史通义》《校讎通义》,得其残本而“狂喜”,表明学风正在发生转移。虽说学术的发展必有其内在理路,然而也有待外部环境的刺激,晚清史学跳出乾嘉窠臼,研究展开了广阔的空间。面对空前的社会危机,史学的经世功能渐为国人看重。十九世纪西学东渐,各种学术理念和方法传入或借道传入华夏,梁启超的《新史学》摆脱传统史学的束缚,标志着我国近代史学具有了“革命”性的变化。史学的变化与时风、时政密切相系,顺应世变,不待今人揭示,宋人陶岳

就有“九流风动而观政”，史书必然改作之语。近代经史异位，史学走上前台，获得“前所未有的道德提升”，“是近代中国人最后一次往传统中寻找民族复兴的思想资源”（罗志田语），大体正是其所被看重的经世功能。当然，是否能够“经世”则是另话。

史学的发展必然与史学批评相伴生，史学批评是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是“史学所赖以建设”（梁启超语）的有力支撑。史学批评基于有新的思想，有了新的方法或新的理论，用以检视“旧有”的研究，足与不足，正在这回首之中，这就是批评，从书写内容、题材、体例、视角等，无一不在批评之中。南朝范晔谓：“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狱中与诸甥侄书》）可见我国早有学术批评的存在，史评自在其中，不过不能让范氏满意罢了。南朝刘勰《文心雕龙》有《史传》专篇，对开辟以来的重要史著作了一一点评。唐刘知幾《史通》、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在史学批评史上更是有了标志性意义。古代文史一家，或者经史一家，本来不乏史学批评，不过往往置于其他著述之中，或以其他面貌出现，比如今人的“史学思想史”或者“史学理论”中实际上就涵盖了批评史的部分内容，视角不同而已。至于近代，史学批评更是成为常道，批评与反批评，有时十分激烈，促进了史学的发展，同时给学术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近二三十年来史学批评研究渐趋活跃，前有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导夫先路，近有白云《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人民出版社2010年）挈其大略，但史学批评“远不是我们所期待的状况”（李振宏语）。至少来说，迄今尚未见到有分量的通史类的《中国史学批评史》出版，而已有不下二十部《中国文学批评史》面世，这颇令史学工作者汗颜，这种状况正好说明史学批评“是一个有待辛勤耕耘的园地”（瞿林东语）。

1840年至1890年半个世纪的史学研究和史学批评研究相对薄弱，开军是著以《晚清史学批评研究》为题，正是大可赞许的开拓。作者由探寻“批评”一词的语义出手，从晚清纷繁的史学批评中沥析出五

个问题,包括正史考论与史学批评、来华传教士与史学批评、近代报刊与史学批评、新学书目提要与史学批评、新史编纂与史学批评予以讨论,与我们往常说的或印象中的史学批评相比,内容扩展不少,已经展现出了一部丰满的晚清史学批评史。作者进而提出对晚清史学话语体系嬗变的思考,亦乃水到渠成。作者早前窥究乾嘉史学,如今探研晚清史学,有如顺流而下,又于波澜处尤为致力,于近代史学批评之流变与趋向,剖析梳理十分明晰。研究“批评史”,当用批评的眼光,作者无疑有冷静的思考。在有限的篇幅中,展现出了晚清史学批评的丰富以及批评背后理论的多彩。这无疑是史学批评研究的有益尝试,有待学界的检视和评判。

当今史学批评(评论)日益受到重视,近些年来有好几种此类刊物问世,史学批评被赋予了崇高的使命。作为读者,相信在有识之士的推动下,跳出思想的束缚,我国史学研究必将在批评中得到升华。吾于近代学术,属于外行,前因习读蜀中大家蒙文通和刘咸炘二先生宏著,由宋代及于近史,方有稍稍涉猎。然而犹临浩瀚大海,未敢深涉。开军博士专修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大家门生,已见其锋芒,今嘱为是著作序,久不敢应命。忆数年前开军博士进入川大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有感其锐意学问进取之心,遂借“合作”之名而得切磋之机。如今又经数载修润之功,览是稿,比2013年之《出站报告》更上一层楼,窃甚喜,故而欣然命笔,聊借数语共勉。是为序。

刘复生 于川大新校区江安花园

2017年4月

目 录

序(刘复生) / 1

绪 论 “批评”是一门学问 / 1

- 一 “批评”的含义 / 1
- 二 “批评”的功能 / 7
- 三 “史评”的独立 / 13

第一章 晚清史学批评的学术分野与演进大势 / 17

- 一 乾嘉遗韵与域外回响 / 17
- 二 从式微到复兴 / 32
- 三 批评的转向与升华 / 51

第二章 正史考论与史学批评 / 58

- 一 正史考论及其批评史意义 / 59
- 二 正史考论中的史学批评内容 / 71
- 三 正史考论中的史学批评特点 / 85

第三章 来华传教士与史学批评 / 93

- 一 东史西传：对中国史学的理解与误解 / 94

二 西史东渐：开西方史学批评的先河 / 115

三 花之安在史学批评上的理论构建 / 128

第四章 近代报刊与史学批评 / 134

一 新型史学批评阵地 / 135

二 无史与有史之争 / 153

三 君史与民史之辩 / 174

四 陆绍明对旧史学的守护 / 189

第五章 新学书目提要与史学批评 / 205

一 书目作者群的思想倾向 / 207

二 书目批评中的政治诉求 / 220

三 书目批评中的学术考量 / 231

四 书目批评中的民族觉醒 / 236

第六章 新史编纂与史学批评 / 245

一 章太炎撰述《中国通史》引发的史学批评 / 245

二 梁启超史学批评观念下的人物传记编撰 / 252

三 中国史讲义、教科书与史学批评的互动 / 266

结 语 关于晚清史学话语体系嬗变的思考 / 288

主要参考文献 / 298

后 记 / 304

绪 论

“批评”是一门学问

“批评”是学术研究从经验到理论、由具体而抽象的重要一环。当人们不再盲从、附和,而是对问题有所思考与洞见的时候,批评也就随之发生了。由此而论,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都必须面对批评、发出批评,并在批评中提炼思想。

一 “批评”的含义

尽管“‘批评’(criticism)这个词在许多场合被人们广泛地使用”,但“批评史讨论了美学、诗学和文学理论,却没有讨论批评本身,即使有也不过是附带提及而已”^①。这句话出自美国文学批评家勒内·韦勒克。虽然勒内·韦勒克不曾研究过中国史学批评史,但他的上述判断在中国史学批评史的研究中也是成立的。本书就从“批评本身”讲起。

何谓“批评”?据《辞源》的解释,“批”有“评判”之意;“评”指“品论是非高下”。《现代汉语词典》中“批评”有两解,广义上的“批评”是“指出优点和缺点;评论好坏”;而狭义上的“批评”则“专指对缺点和错

^① 勒内·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罗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页。

误提出意见”。推求古今“批评”之通义,并非专言缺失弊病。本书即取“批评”之广义,指对于事物的各种褒贬与评论。

在古代汉语中,与“批评”意义相近的字词还有“品”“评”“论”“话”“选”“鉴赏”“评点”“权衡”“纠谬”“商榷”等。古人也以“批”与“点”或“评”与“论”连用,组成比较固定的词语,谓之“批点”“评论”。南朝史学家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自述:“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①这是从史学层面上专门提出了“评论”一词,并且把“评论”与历史著述相提并论。魏晋时期人物品评之风甚盛,带有浓厚政治色彩和门阀烙印的人物评价也催发着人们对于批评的认知与推崇。至南北朝时期,稍晚于范晔的钟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②,留下了一部文学批评史上的杰作《诗品》。唐初官修的《隋书》著录历代集部时,这样写道:“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今次其前后,并解释评论,总于此篇。”^③唐初史官把“解释评论”合称,也反映了他们的学术批评观念——批评需作解释,解释往往暗含评价。

两宋时期,史论迭出,学术批评精神空前张扬,以洪迈《容斋随笔》和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为例,书中已经频见“议论”^④“论”“品第”“序论”^⑤诸词,在含义上也与“批评”相通。明代学人则广泛地批评史籍、诗歌、小说和戏曲,把“批评”之于学术的意义发挥得淋漓尽致。杨慎评论刘辰翁“于唐人诸诗集及李、杜、苏、黄大家,皆有批点。又有批评《三字口义》及《世说新语》,士林服其赏鉴之精博”^⑥。在这条评论中,杨慎既用了“批点”,也使用了“批评”,还画龙点睛地提到了“赏鉴”。可见,古人认为批评有赏析品鉴之意。杨慎之外,陈衍对“批评”的内

① 沈约:《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30页。

② 李延寿:《南史》卷七十二《钟嵘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79页。

③ 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89—1090页。

④ 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四《张文潜论诗》,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78页。

⑤ 参见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60、278、370页。

⑥ 杨慎:《升庵诗话》卷十二《刘须溪》,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87页。

涵、功能、水准等均作出了精要的概括：

所谓批评者，一则能抉古人胸中欲吐之妙，以剖千古不决之疑；一则援引商略，判然详尽，以自见其赅博。如论汉、魏，而下证晋、唐；如谈诗、赋，而兼核子、史之类也。倘语意平常，不如无批，轻薄率易，尤为可厌矣。至于选取、权衡，当宽于古而严于今。^①

批评是抉发古人心中思虑，判别千古之疑。批评的大忌是“语意平常”和“轻薄率易”。批评古人宜宽，对待时人则须严。这番深刻的反思富含理论色彩，在古人关于“批评”的认识中，当属翘楚。

明人还常于书眉行间圈点勾画，甚或施以彩墨，以别高下优劣，如唐顺之的《批点精选史记》“批抹点截，以为艺文之则”^②。长圈、短圈、长点、短点、虚抹、抹、撇、截各有所指。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张陆二先生批评战国策抄》《钟伯敬评史记》《新刻剑啸阁批评西汉演义传》《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等评点之书。明刻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卷首有署名小沙弥怀林的《批评水浒传述语》，写道：“和尚自入龙湖以来，口不停诵，手不停批者三十年，而《水浒传》《西厢曲》尤其所不释手者也。盖和尚一肚皮不合时宜，而独《水浒传》足以发抒其愤懑，故评之为尤详。”^③此书卷首还有《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劣》《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又论水浒传文字》三篇批评专文。书中正文还有眉批、行间夹批和回后总评。可见，“批评”作为一种传统学术模式，在知识阶层中已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① 陈衍：《与邓彰甫》，载周亮工纂：《尺牍新钞》卷一，上海杂志公司 1935 年版，第 5 页。

②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三十五，上海书店 2009 年版，第 538 页。

③ 《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据本书《出版说明》，1965 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北京图书馆藏本影印出版，1975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据此影印本翻印。北京图书馆藏本原题为《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中缝为《李卓吾批评水浒传》，1965 年影印时改题为《明容与堂刻水浒传》。

明清时期,“批评”日益成为史学家惯用的术语。黄宗羲与友人讨论茅坤的学问,就说:“鹿门八家之选,其旨大略本之荆川、道思。然其圈点勾抹多不得要领,故有腠理脉络处不标出,而圈点漫施之字句之间者,与世俗差强不远。”至于茅坤“批评谬处”,黄宗羲也作了分析:“但学文章,于经史之功甚疏,故只小小结果。其批评又何足道乎?”^①这里,黄宗羲两次使用“批评”一词,还提到了“圈点勾抹”。黄宗羲是深谙学术批评之道的,他的《明儒学案》总论有明一代学术发展,辑录关于各家之学的相关评价,间或以按语的方式加以评论,把这些内容集中起来,约略就是一部明代学术批评史的缩影。

清代中期的章学诚也谈过“批评”问题,所谓“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②。《文史通义》便是一部批评文史的名作。章学诚在考据之风盛行的乾嘉时期,是把“批评”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的。他总结历代“评点之书”,写道:

评点之书,其源亦始钟氏《诗品》、刘氏《文心》。然彼则有评无点;且自出心裁,发挥道妙;又且离诗与文,而别自为书,信哉其能成一家言矣。自学者因陋就简,即古人之诗文,而漫为点识批评,庶几便于揣摩诵习。……如《史记》百三十篇,正史已登于录矣,明茅坤、归有光辈,复加点识批评,是所重不在百三十篇,而在点识批评矣。^③

百余字中,章学诚三次使用了“批评”一词,频率不可谓不高。章氏特别肯定了“别自为书”的批评专著,因为这类书源于诗文,又摆脱诗文

① 黄宗羲:《南雷诗文集》书类《答张尔公论茅鹿门批评八家书》,《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179页。

②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补遗《上朱大司马论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612页。

③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校雠通义》卷一《宗刘》,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58—959页。

本身的羁绊,已自成一家。后来又有一类批评:依附正史而加以圈点批评,目的是便于学者揣摩文章之道。

清人焦循评价何焯的学问延续了明代钟惺、茅坤一派的风格,特点即是“批评甲乙”^①。代表官方学术权威的四库馆臣也常用“批评”一词,如《唐纪》提要中便有“简端及字旁多有批评”^②之语,又说黄叔琳的《史通训故补》“圈点批语,不出时文之式”^③;沈国元的《二十一史论赞》“圈点评识,全如批选时文之式,以为评史,则纪传所载非论赞所能该。事无始末,何由信其是非”^④,认为这类“批评”价值不高。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传统学术话语体系在政治变革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发生了嬗变和断裂。但“批评”一词却在这次学术话语的重建中得到了延续。这里略举几例以窥一斑。1902至1903年间,中国史学界出现了六种关于日本史家浮田和民《史学通论》(又名《史学原论》或《新史学》)的译本^⑤。在翻译该书第八章《历史研究法》第二节的标目时,李浩生、刘崇杰、罗大维三种译本均译作“批评”,侯士绾本则译为“评论”^⑥。1908年,在关于山西大学堂所编《西史课程》的提要中,有“泰西史家最重批评”一语^⑦。清季报刊上也常出现“批评”字眼,或设立专门的“批评”栏目,如《新民丛报》《大陆报》《复报》等。由此可见,晚清士人在表达“评论”之意时,偏好于使用“批评”一词。

1923年,陈大齐在名为《论批评》的演讲中,专论批评之类型和意义,特别指出:“批评一件事情,总不出赞成与反对两面。……按照这

① 焦循:《雕菰集》卷十二《国史儒林文苑传议》,《续修四库全书》第148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页。

②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唐纪》提要,第458页。

③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九《史通训故补》提要,第757页。

④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五《二十一史论赞》提要,第581页。

⑤ 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6—47页。

⑥ 参见郭国义编校:《史学通论四种合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⑦ 《西史课程》提要,《学部官报》第57期,1908年6月19日。

种性质,可以把批评分成两种:赞成的批评和反对的批评。这两种批评,都是很重要的,不可少的。”^①这是民国学人从理论上对“批评”一词所作的较早探讨,在“批评本身”的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文学批评史撰述的兴起,“批评”成为文学理论领域的重要术语,具有了现代学术史的意义。陈钟凡撰写文学批评史时,已专论“批评”一词,“必先由比较,分类,判断,而及于鉴赏;赞美指正特其余事耳。若专以讨论瑕瑜为能事,甚至引绳批根,任情标剥,则品藻之末流,不足与于言文事矣”^②。在陈钟凡看来,“批评”不单是几句草率的评语,更不是任意的褒贬,其核心在于判断和鉴赏。1930年,鲁迅评价《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亦从“批评”立论,说它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③。

这里再结合与史学关系密切的几条材料略作分析。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陈垣讲授“史源学实习”和“中国史学名著评论”等课程,“取史学上有名之著作,而加以批评”^④,强调“读书不统观首尾,不可妄下批评”^⑤。他讲史学名著常论及后人对于此书的“批评”如何。1947年,陈垣在评价顾炎武《日知录》、王应麟《困学纪闻》和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时说,“前二十年我批评钱书后来居上,作法精密。抗战以后又觉不够,《困学》《日知》更有精神”^⑥。这里的“批评”并非驳斥之意,乃是中肯的评价。

“批评”的这一含义在今天也得到了研究者的认可,瞿林东主张用“史评”即“史学批评”一词来指称关于史学自身之种种评论:

① 陈大齐:《论批评》,《国文学会丛刊》第1卷第2期,1924年1月。

② 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1931年版,第7页。

③ 鲁迅:《开给许世瑛的书单》,载《集外集拾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80页。

④ 陈垣:《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课程说明》,载《中国史学名著评论》,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页。

⑤ 陈智超:《陈垣史源学杂文·前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页。

⑥ 陈垣:《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1页。

为了强调“史评”的分量及其重要性,也为了避免史论、史评的相互混淆,使同行便于理解,使其同“史论”即“历史评论”相对应,我们把“史评”称之为“史学批评”。再者,按中国文字的本意,“批”有批点、评论之意,“评”就是评论。我们用“批评”一词,既符合文字的原意,又加强了我们的用意。^①

当代史学工作者继承传统史学的“批评”传统,从概念上辨析“史评”与“史论”的区别,这对于从观念上避免混淆,明确研究对象,回归传统本意,是非常有意义的。

以上搜罗古今有关“批评”一词运用的实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批评”在中国学术史上古已有之,虽经晚清西学传入的冲击仍沿用至今。“批评”的核心内涵有四层意思:学术欣赏、鉴别高下、评论是非和辨析精微,既包括肯定性的赞誉,也包括否定性的批驳。其环节包括阅读、理解、分析、阐述、评价及其传播。从表面上看,“批评”只是对一人、一书、一学说的评价,但在大量的、纷繁的甚至激烈冲突的评论背后,实为观念、诉求与思潮的激荡与较量。

本书所探讨的“史学批评”,是关于史家、史书、史学思想、史学现象、史学潮流、史学机制、史学宗旨与功能等问题的各种鉴赏与判断、评论与商榷。而史学批评史则是对批评者的有关言论和批评活动的总结、提炼和再批评。

二 “批评”的功能

“批评”是一种引导、规劝和反思。“批评”所具有的学术功能,举其大者,约有两端。

^① 瞿林东:《谈中国古代的史论和史评》,《东岳论丛》2008年第4期。

第一,“批评”激浊扬清,商榷学术,而“纠谬”尤其为要义,它能够形成一种律例,直接影响学术发展。

这里结合具体的史学实例略加论说。《史通》是古代史学批评的经典,用刘知幾自己的话来说,“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①。该书问世后,赞誉者有之,批判者也不乏其人。但刘知幾的史学批评揭露史家作史心术,指陈前史得失,提出纪传体史书编纂的新方案,的确对唐以后的正史编纂和史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人浦起龙认为刘知幾的批评“所言皆验”,“继唐编史者,罔敢不持其律”。对此,浦氏还作了具体的论证:

取唐后成书印证之,断可见矣。自其以编年、纪传辨途辙也,而二体之式定。……自其拟世家以随时所适也,而载记有变通之义。自其论后妃称纪或寄外戚皆非也,而传首始正。自其论篇赞复衍,更增铭体尤赘也,而骈韵都捐。自其力排班志之《五行》也,而灾祥屏黜纬之芜。自其痛诋魏收之标题也,而称谓绝诞妄之目。自其以书地因习为失实也,而邑里一遵时制。自其以叙事烦饰为深诚也,而琐噓半落刊章。约举数端,后史可覆。^②

浦起龙对《史通》的上述见解,稍后也得到了以考史著称的乾嘉史家钱大昕的赞同:

刘氏用功既深,遂言立而不朽,欧、宋《新唐》,往往采其绪论。如受禅之诏策不书,代言之制诰不录,五行灾变,不言占验,诸臣籍贯,不取旧望,有韵之赞全删,俚语之论都改,宰相世系,与志氏族何殊,地理述土贡,与志土物不异。……后代奉为科律,谁谓著书

① 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十《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92页。

② 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十《自叙》篇后按语,第293—294页。